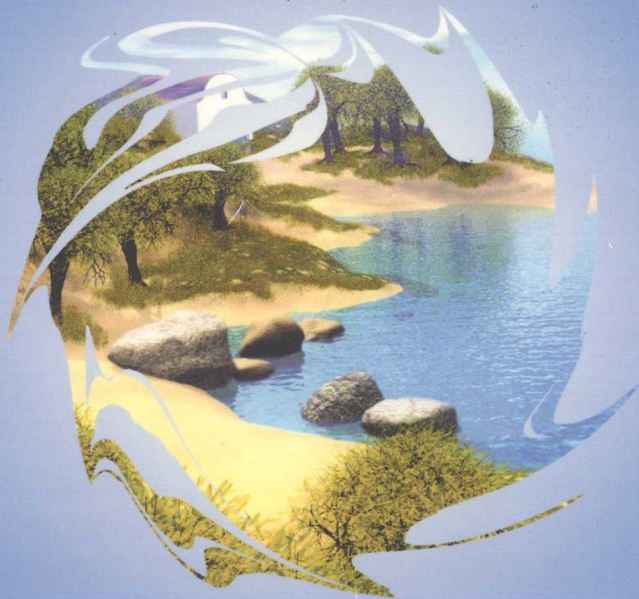


非常经典

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

德伯家的苔丝 (下)



[英国] 托马斯·哈代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德伯家的苔丝(下)

(英国)托马斯·哈代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德伯家的苔丝(下)

(英国)托马斯·哈代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北方印装质量问额速古核同承印厂润格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作者简介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他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晚年以其出色的诗歌开拓了英国 20 世纪的文学。

哈代的文学生涯开始于诗歌,后因无缘发表,改从事小说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计出无奈》问世于 1871 年。成名作是他的第四部小说《远离尘嚣》(1874)。

从此，他放弃建筑职业，致力于小说创作。

哈代一生共发表了近 20 部长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诗 8 集，共 918 首，此外，还有许多以“威塞克斯故事”为总名的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史诗剧《列王》。

哈代的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城镇后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风俗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民（尤其是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和宗教的虚伪性。他的作品承上启下，既继承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也为 20 世纪的英国文学开拓了道路。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1
第四十二章	18
第四十三章	31
第四十四章	55
第四十五章	77
第四十六章	98
第四十七章	126
第四十八章	147
第四十九章	161

第五十章.....	178
第五十一章.....	195
第五十二章.....	213
第五十三章.....	231
第五十四章.....	243
第五十五章.....	254
第五十六章.....	265
第五十七章.....	274
第五十八章.....	288
第五十九章.....	306

第四十一章

让我们从前面叙述的冬天的事情转而叙述现在十月的一天吧，这是安琪尔和苔丝分手八个多月以后。我们发现苔丝的情形完全改变了。她不再是把箱子和小盒子交给别人搬运的新娘子了，我们看见的是她自己孤零零地挽着篮子，自己搬运包裹，和她以前没有做新娘子时完全一样了。在此之前，她的丈夫为了让她过得舒服一点而给准备了宽裕的费用，但是现在她只剩下一个瘪了的钱袋。

在她再次离开马洛特村她的家后，整个春天和夏天



她都是在体力上没有太大的压力下度过的，主要是在离黑荒原谷以西靠近布莱底港的地方做些奶场上的工作，那个地方离她的故乡和泰波塞斯一样的远。她宁愿这样自食其力。在精神上，她仍然停留在一种完全停滞的状态中，她做的一些机械性的工作不仅没有消除这种状态，相反助长了这种状态。她的意识仍然在从前那个奶牛场里，在从前那个季节里，仍然在从前她在那儿遇见的温柔的情人面前——她的这个情人，她一伸手刚要抓住他，拥有他，他就像幻象中的人影不见了。

奶牛场里的杂工到奶量减少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因为她没有找到和在泰波塞斯奶牛场一样的第二份正式工作，所以她只能做一个编外的临时工。但是，由于收获的季节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她只要从牧场转到有庄稼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大量的工作，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收获结束。





在克莱尔原来给她的那笔五十镑钱里，她从中扣除一半给了她的父母，算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如今她只剩下二十五镑了，到如今她还只用了一点儿。但是现在到了倒霉的雨季，在这期间，她只好动用她剩下的那些金币了。

她真舍不得把那些金币用了。那些金币是安琪尔交到她手上的，又新又亮，是他为她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这些金币他抚摸过，因此它们就成了神圣的纪念品了——这些金币除了他们两个人接触过，似乎还没有其他的历史——用掉这些金币就如同把圣物扔掉。可是她不得不动用这些金币，只好让这些金币一个一个从她的手中消失了。

她不得不经常写信，把自己的地址告诉母亲，但是她把自己的境遇隐瞒了。当她的钱快要用完的时候，她母亲写来的一封信送到了她的手上。她的母亲告诉她，她





们家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秋雨已经把屋顶淋透了，屋顶需要完全重盖，但是由于上一次盖屋顶的钱还没有付账，所以这次别人就不给盖了，还有，楼上的横梁和天花板也需要修理，这些花费加上上一次的账单，一共是二十五镑的数目。既然她的丈夫是一个有钱人，不用说现在已经回来了，她能不能给他们寄去这笔钱呢？

就在这时候，克莱尔的银行差不多刚好给苔丝寄了三十镑钱来，情形既是那样窘迫，所以她一收到那三十镑钱，就把她母亲需要的二十镑钱寄了去。在剩下的那十镑钱里，她又用了一些置办了几件冬衣，虽然严冬就在眼前，而她剩下的钱却是不多了。当她用完了最后一个金币的时候，她就只好考虑安琪尔给她说过的一句话了，当她需要钱的时候就去找她的父亲。

但是苔丝越是思考这个办法，她越是犹豫起来。因为克莱尔的缘故，她产生了一种情绪，敏感、自尊，不必要





的羞耻，无论叫它们什么，这种情绪让她把她和丈夫分居的事向自己的父母隐瞒起来，也阻止她去找她丈夫的父亲，去告诉他说，她已经花光了她的丈夫给她留下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大概他们已经瞧不起她了。现在像叫花子一样，不是更让他们瞧不起吗！这样考虑的结果，就是这位牧师的媳妇决不能让她公公知道了她目前的状况。

她对同她丈夫的父亲通信感到犹豫，心想这种犹豫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减弱，可是她对于自己的父母刚好相反。她结婚以后，回到父母家里住了几天，接着就离开了，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她最终找她丈夫去了。从那时到现在，她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等丈夫回来的信心，在无望中生出希望，她的丈夫到巴西去只是短暂的，此后她就会回来接她，或者写信让她去找他，总之，他们不久就会向他们的家庭和世界表现出和好如初的情形。她至今仍然抱有这个希望。她的父母用这次露脸的婚姻掩盖他





们第一次的失败以后，再让她的父母知道她是一个弃妇，知道她接济了他们之后，现在全靠她自己的双手谋生，这的确太让人难堪了。

她又想起了那一副珠宝。克莱尔把它们存在哪儿，她并不知道，这无关紧要，即使在她的手里，她也只能使用它们，而不能变卖它们。即便它们完全属她所有，她用实质上根本就不属于她的名分去拥有它们，这也未免太卑鄙了。

与此同时，她丈夫的日子也绝不是没有遭受磨难。就在此时，他在靠近巴西的克里提巴的粘土地里，淋了几场雷雨，加上受了许多其他的苦难，病倒了，发着高烧，同时和他一起受难的还有许多其他英国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也都是因为巴西政府的种种许诺被哄骗到这儿来的。他们依据了那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既然在英国的高原上耕田种地，身体能够抵挡住所有的天气时令，自然





也能同样抵挡巴西平原上的气候,却不知道英国的天气是他们生来就习惯了的天气,而巴西的气候却是他们突然遭遇的气候。

我们还是回来叙述苔丝的故事吧。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用完了最后的一个金币,也没有另外的金币来填补这些金币的空位,而且因为季节的关系,她也发现要找到一个工作极其地困难。她并不知道在生活的任何领域里,有智力、有体力、又健康、又肯干的人总是缺少的,因此她并没有想到去找一个室内的工作。她害怕城镇,害怕大户人家,害怕有钱的和世故的人,害怕除农村以外所有的人。黑色的忧患^①是从上流社会来的。那个社会,也许比她根据自己一点儿经验所以为的那样要好一些。但是她没有这方面的证明,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她的本能就是避免接触这个社会。

^① 黑色的忧患(Black care),见罗马诗人贺拉斯《颂歌》第三章第一节第四十行。



布莱底港以西有一些小奶牛场，在春天和夏天，苔丝在那儿做过临时挤奶女工，而现在这些奶牛场已经不需要人手了。到泰波塞斯去，要是奶牛场老板仅仅出于同情，大概也不会不给她一个位置。从前在那儿的生活虽然舒服，但是她不能回去了。现在和过去倒了过来，这太不能令人忍受了。她要是回去，也许会引来对她所崇拜的丈夫的责备。她无法忍受他们的同情，更不愿看见他们在那儿相互低声耳语，议论她的奇怪处境。只要他们能够把知道的她的事情藏在心里，她差不多还是可以面对那儿熟悉她环境的每一个人。正是他们在背后对她的相互议论，使她这个敏感的人退缩了。苔丝无法解释这中间的差异，但是知道她感觉到了这一点。

现在，她正在向本都中部一个高地农场走去。她收到玛丽安写给她的一封信，那封信几经辗转才送到她的手上，推荐她到那个农场去。玛丽安不知道怎么知道了